



源於奧運
李漢源

體育賽事版權費歷史

全球體育賽事電視版權市場，受新冠疫情衝擊已經超過一年多；在我們與疫情「共存」後的一年，版權價格已經有回落的跡象，就算是品牌價值極高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及足球世界盃情況也不例外，其中當然有我們一直著墨討論的是本屆「東京奧運會」。世界各地大部分國家在疫情之前都簽下與東奧會的合約，雖疫情橫掃全球無一國家或地區倖免可謂不可抗力，但大部分仍是會照合約製作的，但環視亞洲，則有十多個國家地區因版權費問題未能落實轉播，香港也是其中一個未有電視台落實轉播的地區，這些亞洲地區，包括香港會否沒有電視台轉播奧運呢？

有關香港的奧運轉播情況，大家還是在討價還價當中，以我個人的看法無可避免地會傾向站在電視台一方，希望他們能用合理的價格購買電視版權，但當然對奧運大會版權代理商方面，定價愈高則他們利潤愈多，這也歸咎於市場供求問題：過往香港電視台競爭，曾有電視台以天文數字爭取奧運電視版權，由2008年北京奧運以200萬美元購買，到2012年突升至1,616萬美元成交，這高達8倍的升幅就種下現今奧運版權居高不下的禍根。當然在自由市場中，有買就有賣，這個價格在當時香港各電視台競爭中可成立；但目前香港電視台因疫情影響經濟下，導致香港這個市場

沒有電視台願意去爭取奧運電視版權，為公司百上加斤，奧運版權代理商又會否因應現時的市場狀況考慮減價呢？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體育電視版權，因競爭不大而比較便宜，當時只有兩間電視台：aTV亞洲電視及TVB無線電視，兩者在收視率上當然有著競爭，但在體育電視版權方面，大家經常有協商：例如協議aTV播英國足總盃，TVB播世盃；aTV播德國波，TVB播英國波；而奧運則大家協商各付一半版權費，共同擁有版權，則兩台可以一齊轉播。兩台間的競爭當時只是門內容、門製作，其後再協商，由於在版權費上沒有競爭，所以價錢就很合理，至於其他體育賽事，則各自可以去買版權轉播。1984年美國洛杉磯奧運，aTV當時是放棄轉播，造成TVB好像獨家播奧運；而1988年aTV偷襲TVB購買漢城奧運獨家播映權，由於有協議TVB也告上法庭，最後高等法院判無錢得直，大家一齊播。aTV與TVB也一同播奧運會直至2012年倫敦奧運最後一屆，直至aTV於2016年4月1日電視牌照結束為止。

進入2000年，香港電視台市場出現變化，收費電視台相繼出現加入市場競爭，大部分重要體育賽事版權，也給收費電視台奪去，2002年世界盃起，aTV及TVB只能合作以免費電視台條例，直播世界盃開幕戰、4強及決賽4場等重要賽事。



方才不亂
方芳

郵輪公海遊

幾天長假期過去，有家長說：「這個假期真太長！」以前只有抱怨假期太短，如今感嘆假期太長，因為年幼子女天天問：「爸爸明天去哪兒？」疫情下要避開人流擠迫的景點，簡直無處可去，家長為子女的假期消遣費盡心思。

獨生子女還比較容易安排假日節目，父母陪同今天去溜冰，明天去插秧，後天野外活動，玩的都是新鮮事；如果拖男帶女的家庭，不敢酒樓餐聚，朋友又不能聚眾，只能探訪至親，搭個帳幕野營……父母為孩子安排消遣傷透了腦筋。

忽然聞說郵輪有望暑假復活，因為新加坡已有「公海遊」藍本，業界已向政府提議香港公海遊，願為此制定系列措施，包括只接待一半客人，騰出房間作負氣壓病房，由原來2間增至52間，還有增加駐診醫生，可以說，郵輪預往間醫院去旅行，以策安全。郵輪上的鮮風系統，建議每小時換氣6-15次，保證空氣新鮮。郵輪活動難免免眾，劇場表演、電影院，增加場次，好讓觀眾分批睇騷。

建議又提到，郵輪上有人流監測系統，萬一有客人確診，可以即時追蹤密切接觸者，做到即時檢測。客人如行得太接近，又會響號提醒，讓你即時彈開。一家人去玩，都是密切接觸者，隨時被BB聲警號，想像一下，會有幾好玩？

上述建議無疑展開了防疫安全網，業界為求復活，不能不做。如此增加了成本，會否轉嫁消費者身上，船票有幾貴，都是未知之數。

很多人都說，玩得如此辛苦，何必去玩？去年多艘郵輪爆疫，漂浮公海不獲泊岸的陰影未除，業界如今提議郵輪公海遊，並非單靠自身硬件革新，還要重建消費者信心，也不是一朝一夕。迎接暑假重啟郵輪，是否過於樂觀？



書聲蘭語
廖書蘭

新冠肺炎下的日記

踏進了4月初，香港的疫情漸漸緩和了，疫苗也相繼分批抵港，染疫人數也回落到個位數字。

而今最令人關心的話題是疫苗，即使鄰居在電梯裏相遇，拉開的話題是「你打不打？」（無須提「疫苗」二字，已直指疫苗），如果你回答：「不打！」他會追問：「為什麼不打？」一般會有兩個答案：一、「不接受！不喜歡打！」二、「打是一定要打的，但先得觀察一段時間」；如果你回答：「打！」接下來的話題，就圍繞着打哪一種的？打哪一個國家的？討論其產地，其成效、利弊等等。大家七嘴八舌，輝煌如何如何？復必泰如何如何？科興又如何如何？

人人都似專家式的口吻，無他，在這個資訊氾濫的年代，人人手上起碼都有一部手機，數不清的群組發來訊息，只要耐心地看，就自然會有心得，還有數據支持。

平心而論，香港的疫情不算太嚴重，比較嚴重的階段是，第二波留學生回港，第三波跳舞群組，情況最嚴峻的時期，每天有三位數字，一百零幾人染疫，直到4月初回落至個位數字。

這一年多來，每天下午4點鐘特區政府召開的記者招待會，醫生官員詳細報告疫情的最新情況：新的一批疫苗是什麼牌子？將會在什麼時候運抵香港？宣布何時可以免費打疫苗！善意規勸，呼籲市民最好打疫苗！至於市民的打與不打，悉聽尊便！自己決定！

隨着疫苗一批一批地運到香港（當中第二批復必泰發現有瑕疵，立刻回收）。天天

新聞詳盡地報道，誰打了疫苗出事？出了什麼事？衛生官員一再表示：「沒有直接關係！」至於相不相信，你自己決定！

據聞英國並沒有如此詳盡的報道，而我們鄰近的台灣，還沒有足夠疫苗供民眾打針。「看看人家，想想自己」，香港真是華人居住的好城市！尤其近期在手機裏看到，英美其他國家有些華人被毆打、被羞辱的影片，深刻感到，「人離鄉賤！」有段影片在紐約的地鐵車廂，有個黑人青年將亞裔男孩子幾拳打得暈了過去，再像拎小雞一樣抽起來再揍！有位華人83歲老伯在唐人街坐在輪椅上，一個白人青年走過去，一個飛腳把這個老伯伯踢倒在地，人仰椅翻，至今不知是生是死！還有一段影片上了電視，重複播出的是，一個廣東阿婆站在大街上，被一個白人青年無端地拳打腳踢。

這一年多，我在家中避疫，學會獨處，原來從不煮飯的我，現在每天買煲煮飯，廚藝是進步了，但雙手換來許多的刀疤和燙傷疤痕。隨疫情放緩也偶爾出去見見朋友，席間被茶水或辣椒噙到，連咳幾聲後，立即所有人都散開，關懷的語氣藏不住驚恐的眼神忙問：「你沒事吧？」如果此刻的場景放在周星馳電影裏，更添幾許滑稽效果。

原本也不愛運動的我，天天早上到公園的松樹下練拳；這一場維持一年多的疫情，改變了我的生活方式，走向規律而健康！總之，我的避疫生活過得悠哉遊哉。我同意施永青說：「為政治理念移民外國注定失望！」

香港依然美好！請相信！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教授形象

整理舊書時，翻出殘破到用皮甩骨了的《知堂乙酉文編》；隨意看到其中一篇《紅樓內外》，文中辜鴻銘的名字，吸引眼球就往下看下去：「他的母親本是西洋人吧，所以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作一條小辮子……上戴瓜皮小帽……」都說北大蔡元培校長為人開放，海納百川，聘用教授不論立場思想行為，連形象都各自一格，當中除了美國看西裝筆挺的胡適博士之外，不修邊幅的為數也不少，論才選人，又怎少得了擁有十三個博士學位精通九種語言的辜鴻銘。

據知堂老人所言，蔡校長廣納人才，也不免走漏了眼，教授中也不無良莠不齊的，學問高深口齒不清的固然之有，每逢講課令學生打瞌睡鼓噪者亦有，最奇怪在其他大學兼課教唐詩某教授，知堂問他講哪個詩人，他說教讀「陶淵明」，把晉朝大詩人強扯落唐代，豈非比濫竽充數更笑話？

教學嚴謹的五四時代已如此，可知今時今日與北大同樣開放的學府，當中有無與北大同樣精彩的教授了。

有年鄰居太太參觀兒子的大學畢業禮後，回來便笑着對人說：「那些教授呀，真係嚇死你！」明白她話中無貶意，只是電影電視看多了，印象中探長一定頭戴警帽口咬煙斗類似標誌，教授也必然頭髮整齊西裝筆挺。而她看到的教授，很多都像鄰家伯伯那樣才感到驚奇，沒想到真人不露相，教授不是什麼演藝明星，怎會把研究學問的寶貴時間，白花在前髮整理到一絲不苟，衣衫光滑到看不到半點褶皺。

如果她看到我們歷史課的教授，更加會嚇了一跳，他每次上課，總是一身不離滿滿三大小袋，不認識他的人，還以為這個披頭散髮的長者，不是搬家就是外出辦貨，誰知他一袋筆記兩袋書，人似龍鍾，講課嗓音清脆，聲如洪鐘，同學聽他的課，無不精神奕奕。



辜鴻銘的壯年和晚年。 作者供圖



百家廊
鍾情

父親老了。寫下這句話，超重的記憶如海水般向我湧來，有種說不出的窒息感。

一直以為，父母老去是很遙遠的事情，把陪伴掛在嘴邊，將孝順埋在心裏，孰料最終我們輸給了時間。父親的脾氣愈來愈喜怒無常，剛去看電視還滿臉喜悅，轉眼功夫就如烏雲翻滾臉色大變，似乎怎麼做都不符合他的心意。吃飯晚了不行，喝水熱了不行，母親動作稍微慢一步，他就會大聲嚷嚷起來。他愈來愈像個小孩，必須哄着，讓他高興，想盡辦法讓他滿意，由着他的性子去。最讓我頭疼的是他的睡覺顛倒了個，夜裏基本不怎麼睡，一會兒要喝水，一會兒要翻身，一會兒又要導尿，幾個回合下來，天光光亮了，母親的睡意全無，用手揉揉眼，起床收拾屋子，洗洗涮涮，此時傳來了打呼嚕的聲音。白天，他一小覺連着一小覺，我試圖叫醒他，無濟於事。晚上待我打開電腦，思緒在文檔裏策馬馳騁，他也來了精神頭，唸叨床不舒服，嚷嚷着「我要換床，我要換床」。伴隨着「噼里啪啦」的敲打鍵盤聲，我把他的呻吟、嗔怪，甚至責罵都敲進了時間的罅隙裏，我把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也敲進了歷史的隧道裏。我徒生深深的負罪感：父女一場，我能夠做的事情極為有限，是我的無能，還是上天的苦心安排？

很多時候，我覺得陪伴就該是這種樣子：他嚷，他發怒，他任性，你拿他沒辦法，依然要順着他，守護他，就像小時候我滿臉委屈哭鬧打滾，他耐心地把我從地上拽起來，笑着拂去我身上的灰土。或許，所謂父女就是一場試驗，我們都是第一次經歷，所以沒有標準答案，唯有互相原諒，在坦誠相見中彼此溫暖，在歷史長河裏互相遙望。陪伴是有限的相聚，他加速老去，我的鬢角也冒出了白髮，觸目驚心，頓覺時間的偉力。

陪伴父親的日子裏，我讀過很多關於寫給父母的書，企圖從中獲得些許安慰。印象深刻的當屬學者南帆的《關於我父母的一切》，含蓄，真誠，有思考。他寫道：「一隻背囊，浪跡天涯我嚮往的日子是個人挺進世界的縱深；扶老攜幼的家族只能是一個負

父女試驗

累。待到我踏入中年，定了定神想到了家族的時候，那一幢老宅子已經轟地成為一地的瓦礫。」對我來說，站在中年的門檻上，超重的記憶和無邊的苦痛淹沒了所有的語言，一地的碎片就是全部生活。在不足15平米的空間裏，我哭不出來的疼痛比疼痛更灼心，我說不出來的愧疚比愧疚更折磨——但是，躺在病床上的父親懂得。那天，母親去醫院拿藥，去了很久。父親突然探頭對我說：「你的白頭髮又多了，不能再這麼寫了！」轉而又說：「還是寫吧，不寫你更熬不住，寫部像樣的小說讓我看！」聽到這裏，我的淚水吧嗒吧嗒掉在了書頁裏，哭了個痛快！

我猛然驚醒：父親是清醒的，父愛是清澈的，容不得一絲褻瀆。他記得我備戰中考的時候每天騎着三輪車送我去上學，爬過高高的上沿時他站起來蹬車，累出一身大汗；他記得我剛患病那會兒四處求醫，某天從報上看到太原名醫來城西坐診，他騎上自行車去排隊最終取到100多號，當醫生收我住院說一定能治好，他高興得淚流長流；他記得騎自行車去梓潼橋的報社為我送紙質投稿，臨走時編輯給他一張名片，走出大樓時他高興良久；他記得幫助過我的好心人的名字，曾經用鋼筆剛勁有力地記在工作手冊上，泛黃的紙頁氤氳出滾燙的感念……哪怕有時候犯起糊塗，父親也從未改變他的耿直性格和暴烈脾氣。而他的睡眠不好，其實是有原因的。家裏地方小住不開，在廠裏上班時他主動找領導要值夜班。後來，他為了找份夜班工作費盡周折。最初我以為，值夜班不過是換個地方睡覺，直到那年冬天點煤球爐子取暖險些中毒，我才意識到夜班的艱辛。父親值夜班從未睡過個囫圇，在商店裏時要看着貨，在廠裏時租賃住戶混雜，都是做生意的人，凌晨依然燈火通明，他要四處巡邏。微薄的收入不足以支撐家中生活，何況後來我看病家裏背負外債，但是，父親對得起每一個夜班，配得上每一個日出。那年冬天，他下了夜班，直奔省立醫院去照顧生病的爺爺，忙到傍晚天擦黑，又急匆匆返回廠裏上夜班。然而，他也是出院恢復不久，穿着又厚又笨的棉褲騎着自行車在寒風裏穿梭，身上馱着一個家庭的生計。

父親是糊塗的，因為他老了；而父愛是沉重的，伴隨歲月累積變得醇厚，我拿什麼承受得起呢？

看到一個讓我難以釋懷的故事。她是個跳芭蕾舞的舞者，瘦得嶙峋，又披散白髮，很難想像她已經64歲。因人生失意，她來到一個偏僻鄉鎮，租下一處危房改造成的劇院，起名叫「心絞痛鄉鎮舞蹈劇院」。她吃穿用度極為簡約，把時間都花在了唯一的舞廳裏，打掃衛生，給牆壁刷漆，晚上她就坐在臥室桌前給90歲的老父親寫信，卻從未寫完過一封信，老式皮箱裏裝滿了數不過來的廢紙。她對跳舞癡迷，儘管父親重男輕女，曾阻止她學鋼琴，嘲笑她上舞蹈課。在這裏她圓了自己的夢，舉辦演出邀請鎮上的居民來看。電視台也前來為她錄像。她第一次給35年未曾見面的老父親寫了封完整的信：「親愛的爸爸，我給您寄了我第一次獨舞的錄像帶。我非常希望，爸爸您能夠不帶偏見地看完……爸爸您說得對，我是有天賦的，只是爸爸您不能慧眼識珠。我十分努力，而現在有很多人來欣賞我的表演。我跳舞的時候，這劇院都要被擠爆了！我已經看到爸爸那意味深長的笑容了——是諷刺的笑，對吧？我知道，我一直害怕這種微笑，我一直為這樣的我感到羞慚，而我根本就是這樣的。但每種感受都有各自的期限，我已經老了，老到不再羞慚了；而爸爸您也老了，老到不該再鄙視我了。也許現在我們之間的一切問題都能夠煙消雲散了吧，我們會忘記所有的怨恨和傷痛，最終成為一對慈父孝女。」

就在她從郵局寄出信的晚上，收到一封電報，傳來父親去世的消息。她點亮劇場所有燈光，用油漆在觀眾席上又畫了張臉，然後朝着劇院一樓第四排座位畫了個十字，再度起舞。這個故事出自奧爾加·托卡爾克《女舞者》。他不愧是文學大師，女舞者用未寄出的信與父親和解，讓我們看到父女一場的種種可能，生發出的悲憫也是面向親情的「繳械投降」。

所有的老去，都是成長的另一種模樣。我們都是這個世界的旅人，或過客，在成長中包容，在愛的國度裏給予，不知不覺，在歲月褶皺深處，我就活成了另一個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所謂「戰狼外交」

西方媒體愛給名人起綽號或諷刺，表示幽默感或嘲弄，也喜歡用一些名詞來概括或歸納一種他們觀察到並重點關注的社會現象或國際局勢。近年中國強勢崛起，雖然在歷史上沒有對外入侵的記錄，但對習慣了高高在上的西方人來說，難免感到威脅，恐怕失去壟斷了百年的國際話語權。

所以，對中國的任何舉動都反應敏感，既不願意花時間或心思去了解這個古老大國的歷史和文化特性，又懷帶意識形態上的偏見，胡猜亂估，加上道聽途說，動輒以陰謀論看待中國自身的發展，以及過分解讀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再以傲慢之姿頤指氣使，尤其是美國，霸主義態尤為明顯。對中國的據理力爭，視為挑戰甚至挑釁，於是給你封個含貶義的「戰狼外交」，試圖壓下你的勢頭。

西方大國重視外交，更擅長公關包裝，並藉此輸出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以鞏固自以為是的先進文化和經濟利益。這種外交不但在國家層面或政要身上體現，也在民間形成「共識」，包括在媒體上和文化上，如新聞報道的取向、影視作品的取材，乃至商業廣告的呈現。

所以，也出現了所謂「衣着外交」和「夫人外交」等名詞。在前

者，已故英國王妃戴安娜是公認的代表。有「英倫時尚代言人」之稱的她不但在推動本國時尚產業和活化王室形象上貢獻良多，陪同查爾斯出訪時，她也在形象上花心思，藉衣着傳遞信息，以示對當地文化的尊重。比如訪日時，她特別穿上專門請人設計、飾以日本國旗圖案的衣服；到訪穆斯林國家時，她則穿上類似當地婦女裝束的長袍式紗裙，甚至戴上頭紗，予人親切感。

後者的典型例子是美國的第一夫人們——包括上世紀六十年代甘迺迪夫人積琪連與妹妹到印度「騎大象」，兩人不但以一身時尚裝扮在彼邦掀起旋風，也征服了時任印度總理尼赫魯，紓緩了當時緊張的美印關係；九十年代中期，希拉里攜帶女兒切爾西訪問南亞五國，雖然她直言關注當地的女性權益，但母女倆的親自到來還是得到當地民眾的熱情回應，有助克林頓改善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關係。

到了新世紀的奧巴馬夫人米歇爾，更是把這兩個「外交」角色發揮到淋漓盡致：無論是攜母帶女訪問遼遠大地般的非洲，還是同樣偕母女、成為史上首位單獨官式訪問中國的美國第一夫人，都帶有濃濃的柔性外交意味；緩衝了丈夫們拳來腳往的針鋒相對。



琴台客聚
伍卓霖

依照迷信的說法，我是個六親緣淺的人，自小便極少在父母身邊生活，被到處寄養成了我童年的家常便飯。在我的記憶中，我未被寄養在外婆家。而我對外婆的感情卻是極深的。

據說我是由我的外婆接生的。生我的時候，母親年紀還輕，她和父親的感情也不大好，所以「殃及池魚」，對我便也沒有多深的感情，打罵雖不多，但總是很淡漠。彷彿我不是她的孩子。母親最終還是離開了我和父親，去尋求她想要的幸福了。

母親離開後有兩年的時間，我被父親寄養在四姨家裏。四姨家距離外婆家很近，我這才得以和自我出生以後就極少接觸的外婆熟悉起來。外婆那時已經年邁，有着極嚴重的哮喘。在姨母們的眼中是個古怪、苛刻而又不近人情的老太太，表弟表姐妹們也不大喜歡她，唯獨我與她親近。後來我才知道，姨母們對外婆的不滿大抵是由於外婆對她們從小要求就很嚴格。外婆出身大家，因了舊時的「女子無才便是

憶外婆

德」，所以一字不識，後來到鄉下嫁給外公，生了幾個女兒，便盡力地要女兒們讀書識字，亦不忘教她們嚴謹的規矩禮儀，在那個性願吃飽肚子，萬事皆可拋諸腦後的年代，母親和姨母們自然對她的教育不滿，而外公對生活的要求亦不高，總是得過且過。

那樣的外婆是孤獨的。孤獨的外婆檢到了一個兒子。鄰村的人家生了許多兒子，又生了一個，恐怕養不起，便將兒子浸入糞桶，被外婆撿起救了回來。外婆不是想要養老送終的兒子，只是憐憫那個被拋棄的即將失去的生命。撿回的兒子被糞桶裏的髒物浸得有些癩瘡，但對外婆卻是極其孝順，最後是他為外婆和外公送終的。外婆不識字，卻背得許多古詩，張口便可吟上幾句，抑揚頓挫，韻味十足。我問她哪裏學來，外婆便微微紅了臉。於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外婆家的院子裏，她低聲地吟，我靜靜地聽。末了，外婆給我起一個只有她自己喊的名字：小月亮。外婆營造的詩情畫意讓我的貧瘠的鄉下日子過得浪漫無比。

外婆家在嘉陵江邊的龍門鎮，她帶我到鎮上去玩的時候往往會避開熱鬧「當場」天，也就是廣東人的「墟日」。街上人不多，外婆會拿出她一點點省下的私房錢，給我買一個鍋盔夾涼粉，一路吃着，一路走到龍門碼頭，在碼頭的台階上坐上半天，看江邊的蘆葦叢，看遠處的天際線。鍋盔涼粉和碼頭的蘆葦在以後成了我懷念外婆的儀式中最溫暖的記憶。大抵是因為外婆對我太過疼愛的緣故，多年以後的一個夜晚，我在千里之外夢見了她，同小時候一樣，囑我照顧好自己，便笑着離去。那年清明節前夕，便收到父親的信，告知外婆去世了。而我對於死亡的感覺是淡而又淡，覺得人來了，就是要走的，或是回到那裏，或是回到這裏，是一件極其平常的事情。因而並沒有感覺十分的悲傷，正如外婆早前曾經告訴過我的，她會到另一個世界，念着我的時候，是快活的。

仍是「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的時候，我們亦不必選擇悲傷。愛和懷念，才是清明的意義所在。